

罪
惟
錄

二七



罪惟錄列傳卷之九上

抗運諸臣列傳總論

運者天也。抗運者人也。奉天惟人。協天惟人。諸戴天惟人。有人特起而抗之。至欲無天。而但有其人在天。故不為其所抗。顧不能不以抗運者為非人。不能不以抗運而不勝者為非天之人。何者。運主數而抗之者主理。以理衡數。天當動变時。不可無此人。或曰。三古以前。不尊節義。然豈无涿鹿之戰。致勤勞鬼物。後世舉旗而使人畏。履霜而使人懷。阿黃帝者能指之為賊。不能禁之使不為神。蓋以其身石。夫造化要与捐頂踵自靖者異矣。大率學見其大德。樹

有素人望所歸誠不但以一死塞責將為萬世存防維持傳中致雖不同或從容而就昇俎或崩陷而敝智力或扳胡而升或闔室以從氣凌山河白日為晦磊落光明萬世俱可羞乎使孤竹二子無叩馬數語使觀兵者奪氣不過首陽遺瘠太史公何處以首其七十列傳哉

抗運諸臣傳

方孝孺父克勤兄孝聞弟孝友妻鄭氏子中憲中愈二女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浙寧海縣成里曾祖子野祖烟元鄞縣儒學教諭二子克勤克家克勤國初為濟寧知府學究考亭研究至忘寢食在官興學百區省獄与僑民受其惠禱雨涕泣袒跣雨輒應三年增戶口半永嘉侯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且大動民夫克勤哀禱大雨舟通為治急風俗任德化子三孝孺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其處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然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七歲失

母林氏哀慕如成人。十四五侍父宦遊。歷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遍尋七十子遺踪。喟然曰。世無尼父。安所瞻依。曹國公文忠見之。期以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從宋景濂遊。景濂稱其穀重洞釋諸理。勇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會父再坐空印事。草疏詣闈。父卒。扶櫬歸服闋。復從景濂入京。景濂嘗侍宴。命撰靈芝甘露頌以進。歸忌之旦。發愕曰。死矣。孝孺曰。無庸。晚已代屬草。輒携入上曰。此殆非學士所為。頓首以實對。上曰。良勝汝。尋以學士吳沉薦。召見。試策論立成。上改容嘆曰。異才也。賜緋袍腰帶服之。平巾往見東

宮宴禮部上潛使人欹所坐試之孝孺必正席乃坐。上喜其端整顧東宮曰此莊士吾老其才輔汝。諭還家景濂為文送之有曰予所許汝不以文。後二十餘年當信予此言。其秋景濂徙蜀孝孺翻天願損己壽益師嘗登巾子山絕頂縱談千古曰此樂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尋為仇家所連逮京上見其名釋遣之壬申以薦召至上方心在賞罰未遑教化曰此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尊以殊禮召對不名號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丙子禮文京府惠宗即位召為翰林博士陞侍講學士預經筵備顧問有詩紀事詩云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

閣天子嗜孝孺德望既隆。一時倚重。上每讀書有疑。輒召
講解。臨朝群臣雜奏對。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預修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為總裁官。會改謹身殿為正心殿。銘作疑
命神寶。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時上勇行周官法度。品官階
勲。悉如周卿大夫士之制。而承天午門。各易以臯門。應門。
皆用孝孺議也。用改官。以孝孺為文學博士。北兵起。日召
諮詢。詔檄皆出其手。及兵至江上。孝孺畫策。誓死社稷。勿
去。金川不守。宮中自焚。乃服軼襄晝夜哭之。哀鎮撫伍雲
等。執以獻。不屈。係獄。王遣諭再三。終不变。復召草禪詔。背
立。號聲徹殿陛。上升榻。勞曰。先生無為。予法周公輔成王。

耳。曰。成王安在。上曰。彼行自焚。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
賴長君。曷不立成王之弟。王語塞。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
○勞若。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起大批數。
○字云。云投筆于地。罵且哭。曰。死即死。草不可得。上大怒。叱
曰。汝焉得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以刀抉口。而至耳。盡其宗
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刑孝孺前脅之。執不
從。上益怒。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號方黨。誅之。別有
傳。然後詔磔孝孺于市。為建文四年九月十有一日也。是銀
大約係三楊之筆。云孝孺叩頭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血
乞哀。彭韶有臨江詞以辯之。天降亂離兮。血
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

四十有六復收其妻鄭上与二子中憲中愈先自殺二女溺淮水死天台王宗元云當時西楊欲為二女作傳不果以屬石梁王度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時外親之親抄沒發衛充軍死者復千餘人距景濂惜別時恰二十年矣孝孺篤思誼景濂至夔州自漢中走荆榛往省墓私居念及或得其手跡輒泣不止。与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泰諸名士友善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勸以時措孝孺頗然之及遇主輒慕古王政盡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正論過之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為二十八歲雜識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

先德禮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之類。雖一
天子。未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四方彝商。得一字寶千金。
死後遺骨。門人廖鏞王稌等瘞之聚寶門外。有分携還鄉
者。洪熙中。上諭羣臣。孝孺輩皆忠臣。詔姦臣黨並從寬典。
方氏遺族。始有赦還者。一子婦魏氏。亦得歸。因即故居立
祠祀之。後王稌輯遺文。為侯城集。謝方石鐸。與董文選孔
昭。共蒐得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首。所稱遜志齋
集。孝孺所自號也。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孝
孺等。不報。台人繆恭。走京師。上六事。亦以為言。通政司繫
恭獄。待詔。勿罪。放恭還。萬曆初。始許棄錄建祠。祠于朝

天宮前位居徐國公下第二。南都察院司務余脊蒙建顥
祠聚寶山之木末亭。方氏既族，惟克家子孝漫先從寧波
民奉奏減城工加賦，忤旨，孝漫並謫寧夏慶遠衛軍，及孝
孺死遠不及軍，故孝漫以軍支。孝漫尋復子琬援例調
海門衛軍，得釋為民。成化十八年，謝鐸謁孝孺祠，琬孫志
荆出迎，鐸喜方氏有後，因題詩贈之。有孫枝一葉是君恩
之句。
道區尚存。或云魏澤藏孝孺幼子，冒余姓，葉張氏，乞
志。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竄入托孤一節，指幼子名總之。
德宗以為俞允仕勉等求弇州作漫姓記，二說皆偽。
遺族故還者，其實錄也。兄孝聞字希學，十三喪母，輒稽典
禮，蔬食水飲。越三年，居父及祖母喪，每一號慟呕出血，扶

而後起寢成羸疾。偏學五經而遂于易。從學者甚衆。孝孺嘗曰。某所庵知斯道。非特父師之教。六吾兄之訓誨之弟。孝友字希賢。庶母董氏出就刑。與孝孺訣。有取義成仁一絕。士論壯之。詩曰。阿兄何必處潛。取義成仁在此弘光間。筆表杜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追謚孝孺文正。贈太師。禮部尚書。妻鄭氏貞愍夫人。弟孝友翰林院待詔。

論三。幸而生正學。清難之年而孝孺不死。上曰。老其才。將使雍容禮樂之間耳。倘輒受事勢。必議井田。不合授勅去。即否。諸周官紛更去。新莽義何然。則北平不起。勢六未能成太平。獨宜事君臣為萬世作則耳。種子二字。

姚亮一口道破。即索何仗所諮詢。便欲旗山諸軍第望見。方袍闊巾。輒下拜。引死罪也。大書數字云。即古齊太史兄弟弗過。燕興子漢卿。雖成敗分要。是父子間相授受。兩不洗。管蔡之名。武建文遺臣題詩城眉亭。有全身遠害之句。陳建史論謂當畢志金川。乍啓大內。初焚之日。可以無十族殃。夫正學正砍。大其犯。使後世曉然不得復以家事為辭。故諸臣只自靖而正學迄殺八百七十三人。而不悔諸臣致其身正學。胎其義。大小之分。未可同日語矣。李文達謂正學師景濂。而忠義之氣。景濂不能及。誠確論也。獨方氏遺裔一節。弇州六代為作謠。

而鄭端簡以孫枝一葉之語。亦並為存疑。然所謂方氏
遺族四字。不必正學後也。余秀洲已見弇州復姓記。而
吾學不存。蓋其慎於朱太史以志淵實謝詩謂軍籍弗
連。且証其遺匾。自是余疑而為愈。摘甯縣志之事敗。而
正學無偽。脩國楨信筆。諸可一概抹也。夫一門節義。古
冊不樂見。妻鄭及子女四人。燕王誠不得而殺之矣。嗟
父去矜之所詒遠也。

練子寧

徐子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僖。洪武間為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為廣德州同知。遷臨江鎮安二府通判。卒官。子寧幼英邁。稍長。與金少保幼致友善。戲曰。子若為良臣。我必為忠臣。過安慶。吊余忠宣闕祠。有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仰夕陽之旬。十八年。應策有云。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亦徇名而已。不知實之故也。古之用王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才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為難。又忍以區區。

○故卽付之刀鋸分斬之。北哉。策奏上善之。賜及第。第二。
授翰林院修撰。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歷副
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並見信用。遷吏部左
侍郎。以賢否進退為已任。尋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拜御史
大夫。燕師起。大將軍景隆。撻兵敗衄甚。召還。子寧執景隆
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上不聽。復叩頭大呼曰。壞陛下事者
必。矣。賊也。臣。條。員。執。法。不。能。除。如。請。先。伏。誅。以。謝。天下。上
駁。為。罷。朝。及。燕。師。渡。淮。清。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
是。修。上。書。論。大。計。試。用。事。者。誤。國。反。為。所。詣。子。寧。廷。叱。詣。
者。國。事。至。此。尚。不。使。有。口。乎。已。而。金。川。不。守。景。隆。功。多。逮。

子寧至。語不遜。令斬其舌。上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子寧知探舌血。大書地。成王安在。族誅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數百人。久之。吉水錢習禮以子寧黨。初未及逮。為鄉人所持。事聞。楊榮為白上。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胡按。察使器收其遺藁。不敢發。至弘治中。御丞王佐刻行之。曰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提學副使李夢陽建金川書院。祠子寧父子。名其堂曰浩然。子寧被逮之前。以血大書一練字于裾幅。令侍媵裹匝歲。子匿民間。展轉入閩。備保六世。孫縉為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計偕道湖。與江右生同舟。前夕生夢子寧持刺。投謁。心

異之。比見書記雅哲不群。且述之。始心動。叩日。非吾里練中丞後手綺。不對。淚交頤。固叩之。則從衣領中出。故裙幅練。字燦然。若新生。以百金贖之。陳不受。遣綺之。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亦矣。歸將何為。生益賢之。歸自當事以幣聘之。授衣巾。俾奉先祠。為置廬田百畝。一時聞者嘆息泣下。以為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子寧居塗東山之三洲。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縣、東山實隸。峽塗與峽爭立祠。詣署太守錢琦議。西祀乃定。萬曆改元。詔錄諸臣苗裔。或云子寧妻秦生。子戊所名善慶。洪熙初放還。後胤僅有存者。及知縣黃尚質所聘歸。六世綺。子寧。

有二傳而子寧同鄉徐子權者洪武乙丑進士為刑部主事聞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堯返故鄉之句自經死和光初追贈子寧太保都御史謚忠貞

論曰練新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二語誠合時故而初策遺景隆時未聞折檻廷諍何也必殺景隆伸國法耶尚不足挂齒而願欲使人無口乎廷臣無口而鄧淪有舌節其舌四字不模糊即模糊可以意會也與正學共此四字正學已自不模糊矣雖然景隆死無為開金川者志或遲熟馬首數郊知正學無偽後子寧有真德操是不磨子權未嘗黨練乃自求盡貼一百五十有一人

宋書

傳九上

又益一知噏

高翔濟程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與同邑程濟並以經學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交最深。互相勸不奪。翔厯御史。諸大臣論事皆國家機要。當上心。濟相傳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翔戮力戎事。發忠義。濟先上書言某月日燕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召誅之。大呼曰。陛下即囚臣。至期無兵。伏臣罪已。而兵果起。上異之。敕為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徃祭碑。人莫測其故。後燕王過徐。惡此碑。趣左右以鐵椎燬之。遽曰止。命錄

碑姓氏。正位後。按誅之。無脫者。濟姓名。適椎脫處。得免。以知初櫟碑有以也。翔嘗勸濟勿務此小道。濟曰。吾所習非小道。其大可以占國護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翔曰。不然。翔聞君子之道。自盡而已。子盡孝。臣盡忠。蒞官盡廉。戰陣盡勇。非此無所事。及北平用兵。濟又勸翔學其術。翔曰。我必為忠臣矣。金川門開。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如時宮中火起。或曰。帝急召濟問計。濟泣曰。天數已定。無可如何。有出走貞吉耳。遂勸帝薙髮。如僧狀。扈與俱鬼門出。每遇險阻。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袁所終。燕王得國。初召方孝孺草詔。不與草。復召翔。入見。大哭。詔多不遂。

草必不澤。遂夷其族。遠戚悉戍邊。所沒產給人者特加稅
曰。令也。罵翔也。又發其先墓。雜大馬骨焚灰揚之。而以
其地為渴澤園。弘光初追贈翔太僕寺卿謚忠愍。

論曰。翔不奪于濟。見道之大者矣。帝果出亡時。沐氏方
用。濟人濟誠帷幄。其間持空名而比肩江漢。或知得
一聞而胡絕不聞。或曰濟祭碑之事不可信。竟脫其名。
足知祭何為。按永樂三年。濟為唐府長史。曾犯夜獲罪。
則實錄所云相從帝十餘載。每以肺脫裹附。後復隨至
南京。皆附會也。且寢食朝夕而不廢岳池。負此殊異。何
復憲。教官五十。或略測吉凶。則有之。

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七歲有相之者曰：寧兒竒，乃血不華色。讀書十行，下性至孝。嘗從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火光小院，啓入，一老叟者揖生，與以僧帽。謝不受，求歸，便与一牛驅而行。放家則黑虎也，驚虎之馴去。登洪武戊辰進士，拜戶科給事中，好直言。或諫之曰：顧吾給何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乘間言于上曰：朝廷視效全在宮中，而今請王與太子等威比嫡庶，相亂尊卑，序上警曰：爾言是也。他日與同官入奏，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為元士，歷陞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故密

秦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江南。以絕禍本。大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上覽秦大驚。袖入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上默然。事竟寢。燕王入國。敬慢不奉迎。王怒。收詰之。勵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且殺之。已憐其才。曲貸之。詔曰。不比敬奸臣。敬欲徙朕內地耳。繫獄。或諷以管仲魏徵事。不聽。姚廣孝以敬素不見礼。銜之。獨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治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斃。衍陛下所藉為重。全以地勢。即可使敬言得用哉。

上猶使中人諭之。堅不屈。臨刑嘆曰。變起宇內。親略無經畫。
致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夷三族。歎有高世之才。立朝慷慨。
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悉。詩文峭
拔。歸落。能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宣德間。門人黃
朝光。嘗作年譜。侍講劉球。為之傳。私謚曰忠貞。江陰高賓
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敗軸之中。副使李夢陽。又作小傳
云。朝光初。追贈太子太保。如私謚曰忠貞。
論曰。故間言宮中服飾所見。最早最切。徒燕江一語。其
智計。与姚天德。相上下。而與不用之。如廣孝于正學。
則欲生之于惟恭。則必致死之。郁郁。與無聊。聊之。如

誠貽書燕王以肘腋大地曰孺子不造惟林父是賴掃
境而待燕能不從耶不從罪之可也惜此書從袖中滅
耳文皇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略也微時
家貧夜歸不受僧帽受僧帽便与天福同學矣騎虎而
不能下惜哉

高巍

高巍字不危，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中貢入太學。以孝行旌。試前軍督府左斷事。疏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之。坐事不測。以議賢謫戍貴州。仍許其諸子代建文初。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略曰。臣惟各慶親王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王之恩。賈詛。日。欲天下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臣愚見。勿為晁錯削奪之謀。而行主父偃推恩之策。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充吳楚潭湘。齊充吳楚潭湘。分王于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戒其地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上深奇之會北平兵已起命從李景隆叅贊軍務巍湊上書言臣願使燕以義折之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詢曰臣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在朝諸臣孰言伏義以順討逆操其必勝臣以為動于文孰若和解今使帝者復帝王者復君臣

之義大明。而骨肉之親愈厚。不更善乎。昔周公聞流言。避位居東。往古盛事。大王若能收諸始謀者。撫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請解護衛。或質所憂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端。塞讒賊離間之口。不与周公比隆哉。不然。任事者得藉口。謂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寔欲效漢吳濞故事。眾必自變。然後入貳之。恐有奸雄因時乘勢。數萬突起。大王獲罪先帝。莫挽矣。今大王據九平。取塞雲。下永平。築雄縣。掩其塗。易若建廟。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上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将士殆矣。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

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
身固迫而死于殿下手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而人心和不然執迷不回大
喪未終毒興師旅恐加伯夷叔齊仰仰蹈火仁讓國之
義為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
譏萬世于是時也追獲臣言何可得乎書再上不報景降
兵屢敗魏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鋸于臨邑相持
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北兵飛書報捷魏与
鉉宴天心水面亭作賦志焉有日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
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

趙二。盛統兵之桓三。余憲高公之糾繩。大參宋公之周旋。
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較之。
論議斯文。王肯揅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
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縕死。驛舍弟宣成南海衛。
弘光初追謚巍忠。贈太常少卿。

論曰。使主父推恩之策行。則燕之再四。照與燧。必貳。且。
燕心不從。而內間。由以啟。夫燕王抗命。天下無不知。燕
王抗命也。非燕之便。知大杖。則走。元公輔孺子之詞舉。
無可托。則其兵。何以為名。然後千戶張安。奉書亂其世。
子或亦有當。至于三犯告廟。寧居過厚。使不直在彼。夫

以柔淳之性而勇敢為已甚所謂離情而詰理非理也禡
國家豈必不讀書人哉

鐵鉉高賢

鐵鉉。色目人居鄧州。父仲名。母薛。鉉生聰敏。剛決。洪武中。入大學。通經史。除禮科給事中。遷都督府浙事。上知其能。字之曰。鼎石。藩府有大獄。司官久鞠不能決。屬鉉治。立具。上益喜。令法司諸疑獄。盡屬鉉。陞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代平鹵大將軍。將兵五十萬。駐德州。命鉉給餉。飛輓芻粟。軍興不乏。十月。景隆進圍北平。敗績。來年四月。師再進。復敗。鉉與參贊高巍。並轡南奔。道出臨邑。灑血同盟。以口舌鼓義。大集民丁。固守濟南。燕兵盛至。以書傳矢。射城中招降。令諸生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以破其辭。傳矢。

之堅守不即下城夜墻則逢藍幕累席破岩城旋即補築樊王堰濟水灌城○中大懼鉉計令人登陴哭求降○千人伏地請樊王喜謂諸將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裂地之勢成○遂下令退軍受降○鉉乃懸鐵版城門○潛壯士圍堵中湧王入時王乘馬率勁騎奪橋而登○導者至門○中望之戰遽呼千歲○版下急及王馬首○馬廢王跌急舍廢馬奪從馬還走至橋○伏薪行斷橋○堅不可斷○王得馳去怒麾兵力攻鉉令守陴者群噪王益怒以大礮搗城○且破鉉湧多畫高皇帝神牌懸搗處○遂不復搗隨機應變盡設燕兵攻具○開門累敗之○相持者三日○燕王

不得志舍之去。宋叅軍說鈜曰：「兵去濟而南，其喘如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猶堅壁。守臣郭資、董書生不知兵，公能出奇疾馳真定，諸將之潰逸者稍合，竟取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便宜署部號，召招來之。」此走魏都計也。燕兵顧家室，心亂，勢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健，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乘勢晝夜馳之。而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以逆其來，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憊而南，將鷹材無足恃。今固守濟南，度北兵不即越淮，歸必道齊，邀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卒，告激獎忠義。

詔進鉉布政使、賜金幣、誥封及三代、尋陞兵部尚書、會盛
庸以平燕將軍代景隆、駐德州、令鉉參贊軍事、鉉與庸囁
燕王于汝上、營東昌戰、燕軍大捷、已而燕軍至滄州、徐凱
被虜、復命鉉專守齊南、而盛庸帥兵往來邢博間、燕以鉉
故、不敢近齊南、趨東昌不利、壬午春、燕兵往由德州、取道
東阿、汶上、直抵靈璧、至宿州、鉉等率兵踵其後、與平安等
邀擊、大勝于小河、中原震動、燕諸將欲北還、燕王不肯、督
兵渡淮、再戰、遂長驅渡江、不踰月、京師不守、鉉感懷欲自
裁、及燕王即位、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背坐庭中、
不肯屈、令一仰顧、不可得、割耳、翼盡、終不肯顧、傍碎其體。

死馬不絕聲。時年三十有七。父母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伍。尋戮死。家属發教坊司。二女終不受辱。上聞。憐其志。赦出之。皆適士人。他日對羣臣言。每稱鉉忠弘光初。追贈太保。謚忠襄。燕王既得國。召高賢寧。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復苦勸賢寧。賢寧曰。子軍旅發身。予書生也。廩食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上。得宥免。年九十七卒。

論曰。鐵鼎石守。有餘而戰不足者乎。濟南智計皆出鉉及。秦盛庸軍後。一勝東昌。邢博往來。羽翼不展。則何也。即与平安小河再捷。而大勢已南。不復可挽。豈秦預不

如專寄之得為乎。且夫守有餘而戰不足可以難燕。知燕王善用兵。孫吳不能過。麤頗為趙禦秦而恃不戰。則得如鉉數人。塞真和滄德之間。燕時止據三郡。欲為曠日持久之計。蓋亦難矣。惜廟堂書生。不審攻守大加以全。加焉孤注。一發不收。是以吾不能快其所能多。既自累芻餉為難。一敗而燕師不煩招練。勢滋大烈。而以將與敵。以卒與敵。非此傷吾之失。而以虞。微之得也。景隆初敗之日。何至興高不危。涕泣以之。而濟南圍解。遂賦詩樂。天心水面之亭。悲喜易形。知取而忌觀。燕師白溝夾河。藁城小河。四戰皆先敗而後勝。盛氣不挫。頓而

益堅則無如持之使燕無所敵其氣鋒為大將盛與平
副之一如關濟南之門燕有北竄胡耳吾甚不欲以背
面勞倅重鐵公若

新編
卷之二

傳
工

三

景清

閩

景清本耿姓以報籍訛為景陝西真寧人倜儻尚大節洪武中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固不與清觀清固請約旦日持還生果旦日來索清惡之故作不省謂初無假書事生忿訟蔡酒○清即持書上蔡酒○曰此清故所業書當即与生並誦清為徹卷不遺生瞪視不能出聲既退清以書奉還生曰頑子毋太珍重請歸讀之初清赴舉時宿淳化主家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去却復來女詰之曰吾不敢見耿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清及之清為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于戶妖絕不至洪武二十七年

試禮部第三。廷對及第。二。授編脩。三載改御史。命署左僉都。與實俸會臺。臣鄧文鑑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字訛。懷印入刑科更疏。被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改金華知府。建文杓陞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燕王宴之。清言論明快。大被賞可。尋召還。復為左僉都。改御史大夫。金川門開。宮中大起。諸臣競死節。而清素預兵謀。且與方黃等密善。約慷慨殉國。時獨違面詣王。自歸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委蛇侍班。與燕邸故僚比。有識者心疑之。會司星奏大曲星犯帝座。急色赤。文皇意清。是日早朝。清獨衣絳。入命收之。得帝間所藏七首銘。清奮起嫚罵曰。清。

所以○為○此○者○不○過○為○先○皇○報○仇○報○仇○不○成○死○耳○上○大○怒○數
之○若○即○不○謂○天○子○顧○親○王○敢○爾○乎○以○其○言○不○恭○命○抉○其○齒○
且○抉○且○不○恭○頃○之○舍○血○若○有○所○啓○直○前○噴○御○衣○上○既○族○之○
復○命○剗○其○皮○寶○以○草○縫○之○如○入○械○長○安○門○碎○磔○其○骨○是○夜○
上○夢○清○仗○劚○遠○逼○御○座○明○景○駕○過○所○械○草○具○秉○風○奔○五○六○
尺○為○犯○駕○狀○上○驚○乃○命○藏○于○庫○中○猶○時○見○殿○庭○為○厲○并○籍○
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林○里○為○墟○時○劉○固○字○永○貞○与
清○同○里○清○姊○適○劉○國○固○兄○也○固○以○儒○士○授○青○州○教○諭○歸○養○
燕○兵○起○固○乃○移○家○江○右○與○國○來○京○師○依○耿○燕○追○金○川○門○國○
勸○固○出○城○固○曰○固○受○朝○廷○恩○不○可○去○乃○潛○子○超○于○王○氏○及

城陷恐驚其母。開門兀坐。幸無恙。已而清懷上被誅。罪連姻姪。固與兄國母袁妻張子超同日受刑。聚室門外。超年十五。有勇力。怒斷縛。奪刑人刀。粗擊殺十餘人。詔更凌遲之。久之。固降于乩。有詩志感。詩云。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輒使野猿哀。或問固何仙。曰。綠入童初官。踰年復降于乩。有詩一絕。詩曰。龍吟豐邑獄。鬼嘯蜀王都。客窺圖見秦官擁陛。嗚署曰。靖難罪臣。劉固書。弘光初。追贈清太保都御史。謚忠烈。

論曰。緋衣進刃。與荆卿獻圖。迭柱俱屬。惜皆不成。而蒼涼報國之意。千載並見。荀氏已滅。豫讓擊衣。猶足以愧貳心。况相傳。遜亮故碑。無恙哉。文曲不示。曹沫之叔。著

嗟象。繩不仁矣。天有新命。星乃效加人。何能為哉。奮尾
犯鴛。草具且與天爭。若曰景清在此。

胡閔

女郡

胡閔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素交
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不肯仕漢嘗嘆天
下誰真人畫一松于壁題以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
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會太祖西征漢下饒州遂旅見
所畫松壁召見閔慰去洪武四年郡舉閔秀才入見上曰
所為題詩鄱陽祠壁者哉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文中
改官制以閔直諫為右補闕燕兵起參密謀設法防禦東
昌之捷陞大理寺少卿燕王得國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閔
閔孝孺成袁經至哭聲徹殿陛連閔先入左右叱更服閔

曰閔死禮服不可更上恐以九族竟不屈語不恭甚命力士鑿其齒上盡聲不絕上益怒縊死之草實其皮懸武功坊子傳慶或傳道曰与其族二百十七人皆斬西市次子傳福方六歲發充鞍轡局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謫戍數百人累以死數千人今其故居胡橋咸荒榛時見光怪有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锐杞之學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捲入天際若素鶯翔迴久自午迄申後墮邑廷中人以為異傳福年十一即出幼成交趾洪熙中恩例當赦為民以亂赦文不通宣德五年取回文

趾各衛軍而傳福又類謫永靖矣七年從附近例調饒州
所無力上伸十年同邑史主事考績携北上且奏始蒙宥
得為民年六十一歸而卒郡奴母汪縛刑部自懷中墮奴
有卒提付功臣家奴日爨下夜抱一猫卧也稍長知故事
便思以義自完髮至寸輒截去不漫櫛沐嘗以爨墨自汚
始憎無人理如是二十餘年功臣家六棄不復顧也永樂
二十二年赦諸死事者之後郡奴得歸鄱陽依姻王娶溫
居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貞
始附父祠弘光初追贈閏刑部尚書謚忠烈女郡奴孝貞

論曰蒼龍以骨見斯歲寒一識於建文中諸亮節在太
祖時卒不甚寵異太祖知閏未即與飛騰但都督府經
歷耳知國初官人并以其福用之老孝孺六即此意不
真以其闊于情也郡奴以不字終曰永樂中男子皆其
父所不許嗟歲寒良友豈易有其匹哉

黃鉞揚福

黃鉞字叔揚直隸常熟人少明敏好學貧無藏書日從書市流覽倚徙終日不知主者憐其少勿遣時天下新定法嚴士往不舉仕而詔求賢急鉞父恐鉞以讀書為郡縣所知數提之兒何為自速不祥不聽乃令督耕葛澤陂中則潛走交人借書觀一覽輒記揚漢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從無人處竊吟哦不休異問之答曰兒不省事得縱觀古事為樂苦貧不能長得此樂漢曰盍從吾知先人手稿可供鑒子樂三年遂去与其子福同起家果三年盡其書郡縣聞之辟鉞賢良及福漢恚曰吾

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獨携一子避知外。暴者憐子攻苦。乃用相餉。而奈何不自晦。卒為人知。累我福。福死矣。鉞曰。第母患當為翁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鉞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無所對。因與詣尹。曰。鉞無所知。奉明命而與福俱。甚善。即恐不稱詔旨。為使君憂。請辭去。時福詞訛。故作不解。尹乃罷遣福。而鉞獨上。以生員除宜章典吏。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居職封號甚多。建文中。外艱去。方孝孺往弔之。以時事密。請奏。鉞曰。鎮江為左輔。守宜得人。指揮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

烈○有國士風○但仁慈有餘○以治郡○則良愚不能安○亂國家○
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後禦之晚矣○孝孺是之○因附
書致善○以忠孝相勉○善沒与鐵相對慟哭○自誓必死無兵
至江上○善奉詔摠五郡兵馬勤王○乃以書招鐵○即日營
塋○畢○詣軍帳○慨曰○明知無益○義不可諉也○既而童俊果以
鎮江降○秦王既即位○詔暴善罪狀○急收之○鐵遂絕食○閉
目○三四日○或傳善欵服已得宥歸鐵曰○豈有從逆姚蘇州
哉○且少俟之○善事定○吾乃引決○以明善不欺我○七月十一
日○報善伏法○已鐵乃治琴瑟○擣西向○再拜哭曰○克一良
信人○吾何忍背義獨生○紿家人歸○奉具從容整衣冠奮身

入水死時。捕善黨急。縱橫郡邑中。鍼親族悉驚竄。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求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立水中。容貌如生。福慟哭。親抱水起。易其初体。猶不敗。竟成礼葬之。復吊以詩。江風日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辭不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墓在虞山北麓。邵主潔主石。弘光初追贈太常卿。謚忠獻。

王論曰。鍼父不令鍼讀書。以為自速不祥。不讀書無琴川橋之赴善諾也。而叔揚却以書壽。與楊福同學。福亦因叔揚而以書壽矣。國家大勢不在江南二語。讀書者解之。知童俊狡猾。亦易以姚蘓州為仁柔不克。史亂。鍼

亦請機務。倘初令墨縗從事河以北。或燕兵不即江南。
弘而惜也。朝廷概以不識字者。主盟夫大儒。讀書止熟。
古本而以為識字乎。

王叔英妻金氏
二女

王叔英或曰姓陳字原采浙江黃巖人也少孤從母更嫁姓徐久而後復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仙居訓導歷葉陽知縣為文禱雨○三○四日不雨減一食○五日減二六日則絕食○以候神之顯○兩○輒應建文元年召入為翰林修撰時孝孺欲大變古行井田叔英與之書有曰天下事有行于古者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用世貴得時措之宜孝孺感其意而不能用尋上資治策其畧曰今天下民生未庶從教者寡皆由富之之道未至臣聞古者田

皆在官。故什一通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轻重之異。民田之赋似輕。而百姓受田之籍。預有當輕而反重。官田之赋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于輸富民之租。此為賦歛未平。誠本害矣。古者兵出于農。今則兵食于農。而又多軍餘。可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而失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者重農。抑商賈。今農人一歲之積。不足以俾商賈一日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此三者生末衆之害也。古者天子六軍。侯國三軍。今京師兵已十萬。外郡不知其幾百萬。則兵多徒食可知也。唐虞建官惟百。是商倍之。

唐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才足矣今内外
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素食可知也此二者食和寡之害
也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租庸調之法歲亦不過役民二十
日今天下役民無度四時不息至于男丁有故役及婦
人一者為未疾之害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
厲禁今天下窮林竭澤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古者
三年積一九年積三漢有常平至良法也至于隋唐亦有
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為民棄有而
蓄之聊而不能蓄古者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
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

公侯貧民爭務浮靡。婚嫁典田廬。喪葬崇齋醮。種々竭用。
不可枚舉。此為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未
舒之害也。數者其大畧也。惟陛下明其為害。則亟除之。明
其為利。則亟興之。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上頤嘉納。是時
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吳上疏以為病。却則宜調養其血
氣。革去則宜培養乎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切。上不省。燕
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驚聞代立。會齊泰出奔。
執之。曰。泰心二矣。泰吐實。遂抱持慟哭。既知事不可為。遺
書祠山道士盛希年。尋我祠山之麓。書絕命詞。藏裾間沫。
浴冠帶。自經玄廟。觀柏林下。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

全。嗟余事君心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嘗
念夷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售。所見良獨偏。高峩巍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
生既知。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為士
午六月二十七日也。道士治棺殮之。葬城西五里許。燕王
既得國。治好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赴井死。弟原默。变
姓名。匿商旅中。已有金寃者。告捕。伏法。叔英有幼子。謫戍
大同。學士楊士奇以百金与同知孟範。訪得之。延師教誨。
迄無所成。贈之金去。不知所終。蓋士奇徵時。館漢陽村落
中。叔英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復聞此。八

視得案頭詩文為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器也遂以文字
相推重薦士奇府學訓導云正統中士奇題其墓曰嗚呼
翰林脩撰王原采之墓為文以祭之後人祠叔英于學宮
謝文鐸為之贊有武王伐紂微子已歸千載而不孰敢是
非之。召州守莆田周瑛封識其墓編修安福鄆守益立懷
忠祠太平知縣曾才謨亦建忠節祠祀叔英及其妻二女
又貞烈祠在黃淡嶧山叔英自號靜堂即以名集弘光初
追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

論曰觀原未所以免正學者良非迂闊不近情願八策
何以不一及戰守募兵廣德之日帝若遜荒挾至尊以

名使人尉陀之業。萬一可倖而大幸。從正學死社稷。一
策。遂使文皇無戰鬪。戰粵。戰滇蜀。之勞。宮中自焚。豪傑
意冷。海內有心人。逃名字不暇。正學不講。時宜足以無
建文矣。遂使後世追謚曰讓。夫荆蠻採藥亦曰讓。太伯
虞仲之子。文王昌興燕王棣之子。惠宗。如今古異用。傷
卦。

周是脩

周是脩，名初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元季兵亂，奉母避難，歷艱苦，性行坦直。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為文雍容爾雅，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洪武末薦明經，為霍丘訓導，召見，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耳。上喜，擢周府奉祠正。陞紀善，嘗從王北征至黑山。先是皇太孫夢有異人送藥，嘗之清苦，占云當得善人。至是上令是脩侍皇太孫講讀，太孫以為叶占大見恩禮。建文元年，周王有過，盡逮獄府中官屬。是脩以嘗諫諍，得免。改衡府紀善。上聞其母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師

胡樵者。賢復書樵者二字賜之上。又嘗檢古樂府作思美。
人賦一章以賜曰。求良佐也。屬是脩作賦詞與贊美衡王。
未就國。留翰林修纂。性好導誘人善。人過輒隱之。薦梁潛。
劉叔密等。數陳論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
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排折之。不動。燕兵渡江。番書
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應天府。李拜先師畢。自銘其
衣帶有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在朝廷。欲不負朝廷。而言
皆不行。豈非天耶。歸于聖人之門。庶無罪悔。因自經草經。
閱年四十有九。翰林諸臣先死者。惟是脩。其繩至今。子孫
世寶之榮。又以陳燕王得國。都御史陳瑛奏。是脩不順天。

命請加追戮。王曰：彼自盡其心耳。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徒步急墮道死。先是，脩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國難。燕兵入廣問家人飼豕未。其隣人聞之曰：胡公豈輕身不如豕哉。餘亦悉負約。後是脩子轍請士奇為父作傳。士奇內慚語轍曰：當時余亦從若翁。即誰為若翁傳者。是修得君為最。奏對稍未俞允。輒杜門請告。帝手撫慰之。又曰：聞卿病稍愈。予為加一餐。名其居曰葆貞軒。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薦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

以生死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先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蓋不負其志云。輒亦有文章。萬曆中御史饒位。即死所立祠祀之。弘光中追謚貞毅贈正庶。

論曰。用事者誠誤國理誤之也。尊經一繙。理始不誤。豈知舍理可以合天。則又怪聶同文迎新燕道咽死。勇辭君理而天不許。自是修以徃諸可肥遯而必死明達文之為有所激而為義。未免二時哉。

張銓何廷魁崔儒秀高邦佐陳輔光段展及九世功奇十人羅一貴張神武

張銓字宇衡山西沁水人父五典為某部尚書銓登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司理以平恕称嘗夢入兩是亭祀都御史楊繼宗副使許達者也二公起揖銓入曰方虛席以待矣銓警而覺入為御史按漸時達事急撫順失守銓上方畧謂宜鎮靜固圍徐相机宜不宜妄動圖僥倖又言經累鎬大將如柏如楨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敵不可啓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畧未幾三路喪師論者以銓故知兵天啓元年出按遼為監軍方抵關聞撫臣袁應泰受西塞之降投袂起曰棄遼矣力爭不可得應泰又以罪奴配

降。銓又力止之。遼人感泣。察賀世賢有異志。微防之。有
世賢等內應。瀋陽破。遼陽被圍急。應泰曰。去之退守河西。
銓不可。城破。被擁去。入謁。平立不拜。且就刑。銓延頸請及
加訊者。以其不畏死。扶馬送還署。向闕拜五呼。父母拜四。
自縊死。敵噴之。忠臣李永芳為棺殮之。建祠北門之外。
蓋前兩是亭之夢驗矣。贈兵部尚書。謚忠烈。祠名昭忠。麾
一子道灑。錦衣指揮僉事。妻霍氏。所居竇莊。崇禎四年。陝
賊趙四兒躡沁水。攻竇莊。時道灑與弟道澤俱官京師。衆
議棄堡去。霍語其少子道澄。吾棄家出。必為所乘。則死野
茅。死不如死于室。率僮僕暨間里乘堅守。賊環攻四日夜。

不得入。肆出矢石。賊創多遂去。時逋山谷者多被誘殺。惟張氏宗族獨全。冀北兵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明年八月。賊紫金梁等以三萬衆復圍竇莊。時道濬已得罪家居。霍復率其族人拒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紫金梁免胄呼壁下乞撫。曰我王自用也。誤從王嘉箒至此。道濬曰急還所俘。吾為請於撫軍。俄走廻廻至。亦願就約。惟八大王聞塌天五營不受命。兩營已詣宋統殿軍門。卒疑走去。陷溫陽。明年三月。道濬助官軍擊賊陽城北。賊至三逕凹。伏起敗之。擒其魁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道濬功第一。而同銓難者為按察副使何廷魁。及道臣崔儒秀高邦佐。餉臣

陳輔竟段展等。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以萬曆辛丑進士尹涇、忤巨紳，改臨晉。歷知歸德、縛豪張國安以銷並變。歷西寧副使，降黎平知府。寢以原官兵備達陽，與張銓共爭受降，不納。貽書家人，吾不知死所矣。瀋陽敗，東師濟河，請于經畧，乘半渡急擊，不聽。請伺其未合，悉銳禦之，復不聽。城破，懷印投井死。妾高及金咸從之。婢僕六人，一時俱死。儒秀號敬初，河南陝州人。以萬曆戊戌進士尹拔有威，嘗曰：官不脂羨，則大戶不重困。民官以羨佐公，則不重困。大戶以牘要人寒歸補絳，調翼城。嘗格殺大盜，入主事刑部，坐事降文安令。陞戶部，歷開原兵備。時開原已失守，散

家貲。募嵩鞏健兒八百人。協守遼陽。亦共爭納降事。敗手。刃遼帥賀世賢妻子。從容北向再拜。自經都司廳事。邪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知壽光最。以戶部出。守永平稅監。高淮畏其嚴。頗戢。設險增隘。郡人德之。備兵天津。縛稅監馬堂。參隨寘之法。督兵神木。套。首諸部。皆畏不犯。邊移薊州。乞養歸。會遼事孔亟。起分巡廣寧。漫以綱撫。不和勢難有為。請告。甫得允。而東師逼廣寧。官吏皆遁去。或以請告之。躬可以無死。邦佐曰。吾一日在事。一日臣子也。何辭。城陷。冠帶西向再拜。以印綬自縊。僕高厚高永。死。永曰。皆死。誰與奉遺書訣。太夫人者。厚遂不死。永

以書付。享。仰就縗。餘。跪死。輔克。字九室。揚州人。中戊子鄉試。知長寧。景調繁博。羅大計。天下。清官。守膠州。懸州紳所贈。繭細。一為公用。改知永平。督餉遼左。旋奉命中烙。城破。逼降。不屈。望腳。再拜。拔左右佩刀。自刎。死詔贈廷魁儒秀。皆大理寺卿。一子錦衣。世百戶。預昭忠祠。邪佐初贈光祿卿。改贈大理。謚忠郎。四子曄。乙未進士。六子晫。戊戌進士。輔光。展。贈按察僉事。各蔭。一子入監讀書。輔克子夢。乙殊才。為彰德通判。苦節而武臣死者。尤世功陳秉贈少保。太都督。世蔭。祠祀。董仲揆。贈都督同知。祠祀。張名世。吳之杰。周敷吉。優職。贈三級。附祀。戚金。鄆起龍。秦邦屏。贈都督。

僉事附祀。邦屏姊秦氏。加二品服色。子馬麟。授指揮使。又
恭將羅一貴守西平。東師攻城急。使人招一貴。一貴大呼。
誰不知一貴不降好男子。而豎招降旗。東師怒。力攻城。破。
一貴自刎死。贈都督同知。張進擊神武。初奉命接遼。以所
部至廣寧。而遼陽已失。時遺卒十餘萬。咸西。神武二百餘
騎。獨東冒陳。敵不意。復有此戰。久知之一軍盡沒。獨有再
紹。登十四人。重創脫。按。王方震。孺為請。卽圖。神武令諸道將
出。入禮拜之。

論曰。靜。鎮。數。語。百。世。可。無。東。顧。而。迄。以。好。動。失。之。尚。器。
危。事。動。之。最。也。却。妙。于。靜。與。孔。孟。無。為。不。為。之。解。合。知。

之者鮮矣。張忠烈銓守遼陽為事一。是與。而是而三年。
安得攜夫人城。嚴閨外教。廷魁儒彥邦佐等亦分得是
字。東顧。不。非。忠烈。所。手。著。有春秋補傳一書。惜。不。傳。

孫承宗李承先魯之甲。劉鹿。繼善
興祚子孫十八人。

承宗字稚繩，號禮陽，北直高陽人。博學強記，倜儻務經術，為諸生，便仗劍出塞下，周歷亭障阨塞，訪故將老兵，通知邊事。以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修。厯官坊局，時有抵擊之獄，閣臣吳道南密以訊承宗。承宗曰：「事不可深問。」然劉成、龐保故不可不問。當密啓上，自裁之。熹宗立，累官禮部侍郎。時雖廻翔館閣，料濬邊事，每奇中。內外皆以將畧推之。天啓二年，遼撫王化貞棄廣寧，與經畧熊廷弼、咸走入閩。承宗遂以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出經畧。海上疏言便宜，謂藩事之壞由兵集而不練，餉耗而不和。

數○必○將○用○兵○而○以○文○臣○為○指○練○必○將○臨○陳○而○以○文○臣○為○指○發○以○武○為○備○邊○而○日○增○文○吏○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以○此○求○濟○不○可○得○矣○兵○之○進○精○不○可○以○事○窺○粗○不○可○以○理○解○今○大○將○果○得○其○人○即○當○以○遼○事○付○之○小○勝○小○敵○皆○所○勿○問○俾○先○嚴○閑○守○以○遏○其○衝○而○後○徐○議○出○閑○以○圖○恢○復○報○聞○時○軍○前○道○盜○軍○高○出○請○移○山○海○于○永○平○矣○關○以○東○不○問○而○大○司○馬○王○在○晉○行○邊○復○議○築○墻○八○里○鋪○以○守○承○宗○曰○退○守○八○里○鋪○京○師○震○驚○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請○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又○言○西○鹵○必○可○用○遼○之○遺○民○必○可○無○以○安○集○之○關○內○之○遼○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而○

閑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置寧遠。覺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鐵之禮。節制三部。罷監陣之設。更定儀注。總兵官以賓客接經撫。不服戎服。伏階下移咨。朝鮮王暉激以同仇之義。亦犒毛文龍于東江。俾復四衛。而朝議急遼。弗許。遼人劉愛塔者。初為東師守金復。至是內附。會東師撤廣寧守。渡河去。撫彝道萬有半欲挾西鹵。襲殺之以為功。永宗不可。時魏逆漸用事。議內操且遣中官。盡監塞上諸軍。承宗上書極言其不便。請大築寧遠。以土官招撫主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移拱免市場于興水。

堡。使左輔率精騎出邇中右撫襄闢入都以掠論。于是邊軍得盡力屯收尋南閑降襄王世忠厚餌虎首之妻虎首喜八部皆服。自是金蓋為我守。加時議張爵翼代閻鳴泰為閣撫。復主畫閑退守之說。承宗力請勿設。撫臣以撫戰守不聽。使祖大壽更築寧遠。復言于撫臣王象乾。西鹵必不可用。欵必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必不可憑。遂自請罷。謹勿推。經畧總督以一事權。不聽。在閔四年。先後復大城九堡四十五。招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木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炮手五萬。輕車千輛。偏廂車千五百輛。沙虎船六百。馬駝牛驢五萬。甲冑器械、弓矢火藥、簡后渠。

答鹵楮合數百餘萬。闢奚地四百里。招集遼人四十餘萬。
遼兵三萬也。田五千頃。得粟十五萬。鹽筴錢。稅朋。橋。入可
七萬。採青省十八萬。獲零級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故事
積級二百五十。准一大堤。承宗勿叙也。論功加太子太師。
與諸閭臣皆世錦衣十戶。而魏遂冒世襲都指揮使。加恩
三等。嗣撫臣鴈翼恨承宗有遼撫居遼之說。極論馬世龍
之罪以撓之。承宗接逆魏所遣中官劉應坤。頗倨。忠賢怒。
會承宗違詔巡通州。疏請面陳軍中機密。時西魏曬、勇務
翻局。南樂廣微危言忠賢。此必不利君側。忠賢惧。半夜開
宮門。出校尉八人。飛騎迫脅職方方孔炤。速詣殊閣部。十

三日午時。因聞職方免官。而是時李左都邦華。緣春坊冒
期。同日授間矣。崔呈秀首上逆魏功德。并誣劾承宗。孔焰
大言爭之。請留春坊以需後議。而魏黨徐大化。李善導。復
連章劾承宗失事。吏部尚書崔景榮獨訟言承宗無罪。詔
趣視事。會馬世龍襲東師于輝州。墮其伏戰不利。哨將李
承先戰死。魯之甲投河死。于是臺諫交章承宗。承宗歸里。
兵部尚書高第出代經畧。復申守閑之議。承宗即家中上
書取之。不聽。盡撤閨外兵。號聲震原野。而道臣袁崇煥獨
不聽。撤亡何。遂有崇禎己巳之警。薊門危。倉猝赴承宗領
援兵。保通州。復填危關。京師被圍。遼督崇煥以大帥。祖大

壽入援承宗。○遣遊擊毛岱將兵三千內衛。或言崇嶼挾東師為構。承宗屬聲。我受命禦敵。不受命撫敵。集文武將吏誓之。○復遣劉國柱將防漕軍三千。與察雲及保鎮兵各三千。防門上出馬世龍于獄。○與滿桂將兵。頗有斬馘。敵却。逮崇煥于獄。大壽以萬五十人。趕東走。承宗使飛騎追之。○與善涕泣。時滿桂戰死。而世龍代為大將軍。降將劉興祚。戰勝兩灰口。中流矢卒。承平失守。遷安。梁州。建昌。敗問交至。東師攻撫寧。不克。相持紅花店六晝夜。東師挾大壽。請講承宗。燬其旗。反書軍前。而大壽乃斬來使絕講已。○大提雙堡。幽門六城。皆復戍開平。復建昌而守之。初。東師連戰。

不甚利。承宗声以大师出，搗金盞、遼瀋敵頗東顧，設三伏大捷。東城已克，梁州世龍中數矢，不退。東師從冷水口出而永平、遵化亦復再勝。遂州獲叛人馬思泰等十一人，論功加承宗太傅。廢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疏解太傅。是役也，東首頗為向導。承宗奉命討之，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廷臣欲追論大壽東潰事，承宗密奏止之。時翟迂棟為樞部，以世龍不受中制令所善郭卽丘、嘉禾監其軍，誣世龍坐視三屯不救。承宗爭之，迂棟益不悅，故趙拜嘉禾為遼撫，而孫元化為登撫，以撓經畧會錦州被圍，嘉禾乞收追，承宗分遣諸將力援之。東師墮大凌、殿、双堡去錦圍以

解廬一子尚寶司空之廷棟以嘉禾議力主築凌河以圖進取詔大壽以兵四千董其事以班軍萬四十供役築而石砫兵一萬護之嘉禾親往相度與大壽却大壽抗章摘其貪穢會廷棟罷去廷議益謂築凌非是嘉禾計盡撤防兵一幸凌工竣可以塞穴議坐賞卒寧曰為今之計不撤兵敵至則戰上策也即奉詔撤兵據現糧以守中策也撤兵并罷轉餉委空城以餌敵下策矣今出于無策可乎嘉禾不聽已而凌城被圍十餘日大壽與總兵何可綱竭力堵守嘉禾督諸鎮宋偉吳襄等救凌遇敵長山襄部先亂官兵大敗監軍張春被執矯不從東制東師勤為上書請欵

嘉禾寂以聞。承宗恚曰。春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縊乎。春愧其妻。嘉禾智出婦人下。失朝議。惑承宗。持之益堅。時麥城食盡。何可網詰大壽公。不出戰。無以慰孫公。我不死。無以報孫公。勑如自祭。引絕。大壽卒。二十七人弃麦城東尸。盟而返。會錦人高應元等三人自敵中間歸。承宗令從大壽弟大弼夜故東師白雲山之營。東師退。承宗請罷。疏十七上。得許。已而議長山之敗。坐承宗矯詔復城。進兵削世庶。罷其官。承宗上言。陛下即坐臣敗軍失律之罪。不宜帰罪復城。進兵以厭天下。恢復上宇。鼓勇殺敵之心。九年。東師再入。掠定興。鄉紳鹿善維死。之承宗。

賦詩六十章哭之。繼破安州、距高陽四十里、聞承宗守高
陽有法。引去。戊寅、東師復大入、逼掠畿南、攻高陽。承宗署
子姓分雉堞、嚴守十一月、力竭城破、承宗坐北樓。叱衆家
丁速去。我死此。東師擁去、以其知兵、欲降之上、坐稱宰相。
承宗曰。城亡与亡無多言。或又曰。何不以金贖死。承宗曰。
抑知本朝有無錢宰相乎。布幕席望闕三頃首引卒子絃
自縊死既絕東師相顧嘆息去。年七十有六。詔復原官。予
祭墓。子五鈐。鄉薦尚寶丞鑰。諸生鎗錦鷁恩廕中書一官。
生二孫五。之沆之滂之灝之浩之灝。兄子二鍊鑣。從孫六。
之澈之渼之渼之渼之渼皆力戰死。承宗後贈太傅。

謚文忠

鹿繼善，字伯順，號乾菴，北直定興人。祖先徵，名御史。父正讀，書嚴重，縣令采繼登延見之。投備錘往。繼善萬曆丙辰進士，歷戶部主事，以擅畱金花應遼餉，奪一官。泰昌中，寢其官，^{天啟中}自請復承宗贊畫開幕。承宗倚為左右手。歷武選郎中，承宗罷，亦告歸。崇禎初，起尚寶卿，陞太常少卿。曾光裕寺丞事。九年七月，東師圍定興急，繼善方郊居，以定興神，京外障必守無失，遂入城督禦。令子鄉薦化麟留侍其父，而身登陴七日，力竭城破，失貳其廟而死。贈大理寺卿，謚忠節，賜祠曰忠烈。

論曰。明知遠經撫不和。坐敗乃必。誅撫以挽經權。謂何。
初。幸魏逆方倚武功。填爵任專。勇接濟。寔非度。內高陽
而高陽功見。事權保遠。三字經也。及黨事起。迂無知
兵。所謂以遠事付之小賸。小衄不問。古闇外体。而卒濡
忍不能割。再任閑門。已百難。往昔而長山之敗。本于撫
嘉禾之撤防。兵是猶事權。不一之故矣。專制故勢行。與
一較爭蹊。一較己耳。卒與鹿足興力。固京師外障。皆無
所命而自與城俱。嗟哉。

盧象昇碑文
象昇墓志
葛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南直宜興人先世涿郡自漢尚書植顯名唐為范陽冠族宋始南渡祖立志令太康知名父國霧諸生母李未笄時墮眢井恍惚聞井中或云尚書母夫入至好護之象昇生而白皙體似不勝而薄獨骨負殊力每讀史至張巡岳飛事則為起舞咨嗟曰獨而丈夫哉舉天啓壬戌進士主事戶部司餉清涼嘗冬出道逢黃衫老父躡雪行無跡拜馬首曰明公擇劍骨出三十當功名疆場惜劍室稍露慎之出知大名府能加銜副使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鄉勇勤王上召見勞苦之尋加按察使

天雄兵備流賊入邢。象昇遇賊摩天嶺。賊蝎子塊善射箭。逼象昇眉。驚曰。盧公似有三眼。不可犯也。去攻滑。象昇設伏。大敗之。斬首數千級。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出撫鄆陽。上書。勦賊必先撫民。與督臣陳奇瑜分道夾擊。自烏林關屯家溝。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及太平河。竹木砭。胥口。諸捷。前後斬級五千六百有奇。請益鄖陽主兵。并減歲賦。繕城郭。及貸隣郡倉穀三事。上皆可行。會奇瑜所受降秦冠復叛。象昇遣將李玉華解商州之圍。追擊胡梯岱。不甚利。副將楊正芳等戰賊雒南。斬級五百餘級。賊首飛天虎卒。以力竭敗。沒象昇乃上疏曰。今日事勢未易。使賊化為民先。

使○民○不○為○賊○未○易○使○賊○盡○殲○於○兵○先○使○兵○不○走○却○為○城○若○
果○兵○自○兵○民○自○民○賊○自○賊○而○賊○可○盡○矣○如○近○者○秦○中○之○寇○
大○率○逃○卒○飢○民○歷○來○斬○敵○累○千○萬○究○之○所○救○者○百○姓○賊○故○
在○也○臣○請○設○為○主○寨○之○法○因○高○設○險○丁○壯○聚○居○紿○以○團○保○
練○長○可○使○民○得○為○民○復○設○為○併○村○之○法○小○村○之○不○克○寨○者○
勿○附○于○大○寨○可○使○無○一○民○棄○為○賊○迺○又○設○為○清○野○之○法○民○資○
散○貯○以○粒○兵○復○不○併○貯○以○艷○賊○彼○不○得○略○勢○不○久○彌○可○
賊○不○見○兵○亦○不○見○民○而○自○去○為○賊○又○設○為○潛○伏○火○器○之○
法○以○竹○木○代○銳○砲○竅○地○伺○臨○可○使○城○中○起○不○敢○輕○蹈○害○民○
八年加兵部右侍郎兼總理江北河南山東四川山陝軍

務與總督洪承疇南北合勦。小提青泥澗上令釋巡撫專任總理。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上平寇四事曰籌餉。曰用人。曰任將。曰設險。時諸將塞不奉命。尾賊而棄民。割良為功。自川兵叛。殺鄧玘。諸將且惕。卒不敢言戰。象昇以義鼓衆。與大帥左良玉、祖寬、楊世恩等洒誓。奮陪德、黃羅信及承襄、南陽、汝雒之間。頗有斬獲。賊竄甯和、象昇設兩伏。英霍待之。賊陷伏。大敗。號曰毋當盧。拚命云獲賊首。搖天動地。級一千六百。援承天都司鍾鳴將戰死。會擊斬賊過當。時別賊陷光州南城。南御史露章劾之上。不問。戰裕之七頂山。斬賊三百餘級。賊潰杏花山。象昇遣祖大樂趨新野。

祖寬趙光化而身與陳永福趙鄧賊沮退逼江漢而焚鄖
二撫無一騎會擊者賊遂從羊皮灘遁去九年東師入古
北口破昌平逼京師率兵入衛以左侍郎改總督宣大山
西軍務請陞見不許拉任卜失兒欵塞受之因巡視迄居
庸密陳請取開平宿重兵中外皆笑其迂莫能行也尋議
屯政上為可行不二年三鎮軍屯歲得穀十萬石弛出塞
樵牧之禁嘗出不意躬閱諸堡斬誰伍把總費自強以徇
時塞外諸種類皆東附獨哈卜二酋內屬請開馬市舉朝
恐墮其計象昇獨以哈能抗東師碩利市而東師素輕之
卜以其先俺答四十年恭順不欲背德竊處豐灘欵之無

事資其耳目。有事藉其声援。且宣鎮頗年中。鹵未聞哈為之導。幸勿絕哈。自斷左臂。帝然之。十一年。東師謀西掠哈馬。不得。佯令西鹵乞炭台吉。以數百騎壓張家口求市而分兵攻西平。得勝。象昇先得寧錦密報。身駐右衛。遣別將駐懷安。嚴陣以待。東師至。講款。象昇上言。撫西不撫東。講市不講賞。時詞臣黃道周亦力言不可歎者五。東師退。遣人持書投象昇。象昇曰。詐也。東師不得志。秋必再舉。宜嚴防之。屬明教卜部以耳目。皆如約。艱歸。詔以吳何衡代而東師果大舉。分四道入。詔奪情。以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提督諸路兵援勦。入對曰。臣有戰而已。慎毋中樞掣肘。臣

中樞楊嗣昌也。方以墨練為東林所毒，擯與象昇益，却無不中制。象昇出都門，大呼文弱吾興若，皆以奪情。自不孝莫解。只辨忠字勿忘。誓師昌平，連戰順義，頗有斬獲。時東師已破京東城邑，勢甚張，轉至京西，以一營級象昇別趨蘆溝橋，至良涿而南，分二道，一西入真定，一南下河間會太監高起潛以閩寧之衆入援，詔與象昇合營。起潛與象昇議不合，迺請分疆畫守。象昇營西路，以宣大山西兵屬之，不滿二萬，而河間真定等府俱不守。上切責象昇落尚書，以侍郎督師，編脩楊廷麟請以軍事專委象昇。母中制，遂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軍中，士飢，廷麟為乞糧真定，不

得象昇誓死。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衆皆泣。莫能仰視。遂進至鉅鹿南十里。賈莊。逆擊射敵一騎。頗創敵。明日敵大至。總兵虎大威戰不利。象昇大呼。率後騎繼之。手擊殺十餘人。身中四矢。二刀。馬蹶死。樞密嗣昌猶以象昇不死。有詔按臣驗視監軍廷麟曰：裹衣麻者在也。有偷貂鼠者百口。象昇死。嗣昌杖殺之。象昇為大名時。始習騎射。撫楚時。賊入南漳。敗沙河。水濶五六丈。奮騎一躍即過。乃五明驥也。所詠十驥之一云。嘗言功成築渭隱園以老。竟不遂其志。得年三十有九。弟象觀字幼哲。崇禎壬午解首癸未成進士。方象昇戰歿。

或云偽訃。象觀上書陳前狀。得贈戶部尚書。謚忠烈。廢一
子。象觀英畧稍視其兄。而文藻過之。弘光時。授中書舍人。
奉詔徵寧南都敗。起兵。茗嶺迫其妻。妾咸盡。無內顧。妾先
死。妻且死。嫂止之。而兄象昇故校陳安。揚國柱等。習行陳
工騎射。以為先鋒。攻宜興。不利。象觀為流矢所中。貫頸落
門牙。二尋復戰。敗茗嶺。安死之。乃走。合將軍黃蜚。太湖而
蜚戰。吳淞敗沒。象觀復與鄉賢書。葛麟收潰卒。從通城王
盛澂。一再克湖州。復敗績。象觀與麟咸水死。麟字蒼公。丹
陽人。与象觀壬午同年也。象觀弟象晉。諸生。傲不雜髮。為
仇者所持。被逮。高冠深衣。長揖謾罵如風者。訊者嘉其兄。

義故曰知晉不敢抗留髮當是雍後復生晉大言曰此髮故自明種得當事必欲生之令強雍其髮入見為己其事蒋思宸字冲紫南直宜興人崇禎癸酉鄉薦與盧幼哲共事太湖北抗不利走山東聯絡白馬黨欲以萬人起復不就與楊崑取等壬辰就北會試受吳江教諭欲因此勾太湖故旅復起未至任而崑敗死之

論曰九台料邊主戰料賊亦戰有曰勦賊必先撫民又曰撫西不撫東講市不講貿中邊大計了非純情一往者與內監高起潛不協不得已用薛案之策分疆畫守卒以士餉又勢促于赴蕡北門大鑰遷以四矢二

刃了之惜哉。時與李、楊、嗣昌不協。嗣昌與九台俱
奪情。九台與決。吾與君已負不孝。急辨忠輔之火。之嗣
昌自殺。當作何優劣。弟觀殺妻。起茗嶺事。雖不成而
吳淞若雪之間。為不寧者數歲。同年葛麟亦不負觀君
思宸則又以失身為恨。漫與回向不同。

新羅東安客中作
新羅人常禮拜天。歲歲如舊。
事今朝此礼不朝矣。奉時給白馬。幸以馬人起。復不
是。那馬也。那馬也。那馬也。那馬也。那馬也。
點。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曉。晴。曉。曉。曉。曉。曉。曉。曉。曉。曉。
吾。自。殊。忘。吾。自。殊。忘。吾。自。殊。忘。吾。自。
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
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本。部。